

小小说

柔软的耕牛

顾振威

俗话说:“麦里忙,不算忙,就怕豆叶黄。”正是三秋大忙的时候,秋庄稼要收,小麦要种,季节不等人。人们顾不上回家吃饭,就带着干粮,在劳动间隙,于田间地头打打咕咕乱叫的肚子。

刘老歪却蹲在刚分的责任田里,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劣质纸烟,长吁短叹。

张老正踩着田埂走过来了,他蹲下身子,瞅了瞅刘老歪:“别发愁了,我家的地耕完了,牛,你牵过去用几天吧。”

张老正家的大黄牛膘肥体壮,干起活来一个顶俩,不到三天就把刘老歪家的六亩地耕好了。黄牛在刘老歪家的时候,刘老歪把黄牛当亲人一样对待。黄牛喝的是麦麸子水,吃的是掺了喷香豆饼的麦秸。送还黄牛前,刘老歪捧着金灿灿的黄豆喂黄牛,黄牛的肚子吃得鼓鼓胀胀的。刘老歪还把牛牵到村子前面的小河边,河水清得透亮,能看到河底的水草、慢悠悠游动的小鱼。黄牛埋下头,畅饮着甘甜的河水,悠闲地摇摆着尾巴。刘老歪一遍遍地摩挲着黄牛柔软的皮毛,眼里全是爱怜,嘴里喃喃着:“庄户人家的好日子是二亩地、一头牛、老婆孩子热炕头。这辈子,我要是能买起一头牛,死也值了。”

刘老歪是在星星刚冒出来时送的黄牛,没想到当天夜里,黄牛就跳了蹄子。

熹微的晨光刚将村子唤醒,凉下

来的秋风就把张老正一家的号哭声送到了村子的角角落落。

刘老歪哭得比张老正还痛,黄牛的死,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趁张老正没找上家门,他踉跄着去了张老正家,一进门就说:“就是砸锅卖铁,我也要赔你家一头黄牛。”

张老正抬起泪水狼藉的脸:“你说得轻巧,买一头牛得四五百块,你拿什么买?”

刘老歪的身子矮了下去:“一年赔不上,就两年,我不信这辈子赔不起一头牛。”

真让刘老歪说对了,三年后,刘老歪笑歪了五官,牵着一头壮硕的黄牛,踏进了张老正家。

为了赔牛,这三年刘老歪没睡过一个囫圇觉,不是在地里干农活,就是在窑厂打工。只是短短的三年时间,刘老歪的脸,更黑了,晒的;驼下来的身子,更矮了,累的。

刘老歪的笑脸碰到了张老正的黑脸:“老歪,你牵头牛干啥?”

“赔你家的。”

“赔我家的?为啥赔?”

“老歪,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三年前,我使坏了你家的黄牛。当时赔不起,一直拖到现在。”

“我问你,牛是在你家死的?”

刘老歪摇了摇头。

“牛是在我家死的,让你赔牛,这不是让村里人戳我的脊梁骨吗?”

“村里人都知道是我用了牛后牛才死的,要是不赔,我咋在村子里

混?”

二人抬起了杠,抬得脸红脖子粗的。双方各不相让,只好找村支书评理。

村支书皱眉想了一阵,开口说话了:“我既不向潘也不向杨,一碗水端平。老歪,那头死牛是你卖的吧?”

张老正点了点头:“卖了85块钱。”

“我看这样,你把牛留下,给老歪85块钱。”

“你咋这样和稀泥呢?牛是在我家死的,咋能让他赔?”张老正涨红了脸说。

刘老歪急忙接着:“到现在我还后悔得要死,好心办了坏事,让牛吃得太饱了,吃的还是不好消化的生豆子。牛是我喂死的,我不赔谁赔?”

二人各不相让,抬得脸红脖子粗的。

村支书问刘老歪:“你买牛花了多少钱?”

“600块钱。”

“老歪,你给老歪385块钱,牛你留下。”

二人还相争辩,村支书的语气里充满了愤怒的味道:“我的话也不听了?你们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?”

想想也是,只能这样了。

本以为事情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,没想到生活比编书编得还要精彩。半年后,刘老歪赔给张老正的牛,竟然下了个牛犊。

这回轮到张老正跑到刘老歪家

了:“老歪,恭喜你,你家添了个牛犊。”

刘老歪没说同喜,而是歪着脖子问:“你真是睁眼说瞎话,我家咋会添了个牛犊?”

张老正笑道:“怪我没把话说清楚,你,赔给我大黄牛,下了个牛犊。”

刘老歪乐了:“你家的牛,下了个牛犊,我该恭喜你才对呀。”

“你要是这样说,咱俩得捋一捋了。你看,你用我的牛,死了,死的是头牛。牛的死咱们都有责任,你赔我一头牛价钱的一半,对吧?现在,平白无故多了个牛犊,这多出的牛犊,不是该给你?”

二人又抬起了杠,抬得脸红脖子粗的。双方各不相让,只好找村支书评理。

村支书皱眉想了一阵,开口说话了:“我既不向潘也不向杨,一碗水端平。依我看,这牛犊是你们两家的。我这就去找牛经理,让他估估牛犊值多少钱。”

翌日吃过早饭,村支书把二人召集到家里:“我问前村的牛经理了,一个小牛犊,能卖100多块钱。牛犊正吃奶,就让老歪养着。老歪,你给老歪50块钱,这牛犊就归你所有了。”

二人欢笑着离去。支书的老伴儿忍不住埋怨:“你跑了趟子,又请牛经理喝了碗杂烩汤花了两毛钱,图啥?”

支书嘿嘿笑了:“处理张刘两家纠纷,跑多少趟子、花多少钱,都值得!”

随笔

耐得住寂寞

郭西开

单位入职了一位年轻人,他和其他刚入职的年轻人一样,拥有一切新人的优点:勤快、阳光、有进取心、工作认真负责、嘴巴很甜,经常帮助老同志打水提物,工作充满了热情。所有的老同志都很喜欢他,对他赞誉有加,深感后生可畏、前途光明。可是两个月刚过,这位年轻人就像是霜打的茄子一般,没了以前的工作激情。有人问及转变的原因,他哀叹一声:“这工作,没劲,太寂寞无聊!”

可什么工作能让人永葆激情、勤奋不懈呢?当今,很多人每天都是步履匆匆,匆匆而来,匆匆而去。沿途无数风景都被裹卷进豆浆与油条之中,远观还来不及,遑论驻足欣赏?明快而又单调的生活节奏早已打破了人们内心深处平静的平静,每天辗转奔波、疲于应付。那位刚入职的年轻人在工作两个月后便抱怨工作没劲、无聊,他何尝不是内心躁动地想去追逐在天边的繁华?

正如幸往往往来自不幸,寂寞也往往来自繁华之后的失落,以及灵魂深处的空虚。李煜“无言独上高楼”是国破家亡的寂寞,苏轼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是高洁傲岸的寂寞,赵师秀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是久候不至的寂寞。万千繁华散尽,剩下空虚寂寞而已。那种灵魂深处的寂寞如蚕食桑叶,一口一口吞噬掉人们仅存的一点斗志激情。于是,一种人自甘堕落、不再进取,留一地的长吁短叹;另一种人,素面朝天的心如止水,不追求虚无、不妄求繁华,独守寂寞,享受无聊,于书中领略大千世界、品味众生百态,从平凡中寻求繁华之后的质朴、本真。前一种人,宛如人间过客,来过、路过;

后一种人,才是人间清醒者,来过、爱过。

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中说:“只有孤独的人,才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。”此言诚不我欺。司马迁于狱中忍辱含垢,与寂寞抗争14年,《史记》横空出世;曹雪芹于倾家破产之后,强忍孤独与寂寞,批阅十载,增删五次,《红楼梦》惊艳登场;邓稼先寄身罗布泊,漫漫黄沙,阵阵朔风,睁眼戈壁滩,闭眼演草纸,数百个日日夜夜的青灯苦熬,才有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。

其实,在很多时候,人们要战胜的往往不是对手,而是来自内心各种障碍的束缚,诸如私欲、自卑、浮躁、虚荣,以及令人窒息的寂寞无聊等。这些障碍,都限制、束缚了人们的发展。心不静,一切都不会静。没有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忍耐沉静,人们很难突破自己。如能耐得住寂寞,突破各种心灵束缚,自然水到渠成,人生也会多几种可能。繁华落尽,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种子才会出现;耐得住寂寞,生命中最有意义的生活才会来临!

很多年轻人往往幻想太多,实际操作太少,时时停留在虚拟的世界里。他们只会埋怨成功姗姗来迟,却不愿为了追求成功付出汗水;他们竭力追求繁华荣耀,却不肯俯下身享受寂寞。一个生活在繁华、喧嚣世界的人,若能守住本真、耐得住寂寞,才能品味出人生真谛,否则,便会如那位刚入职的年轻人一样,感到工作没劲、生活寂寞。

这世界没有寂寞的事,只有寂寞的人。唯有耐得住寂寞、奋然进取,人生才会多几种可能。



寒湖飞鸟图

李然 摄

赋二首

张华中

香赋

堆中,彩绘博山隐现;未央殿里,金貌吞吐云烟。及至盛唐,鉴真东渡携香木;天水一朝,市舶司中蓄货篋。此皆青史斑斑,可窥千年香事之绵延。

至其用也,则能涤尘氛、醒神魂。一炷初,满室皆春。文人铺素笺而临帖,雅士抚焦尾以调琴。或伴青铜鼎彝,同守岁月贞静;或佐古卷芸编,共证翰墨丹心。若夫月明竹影,风动帘旌,则炉烟与思绪同袅;漏尽更残,雪落空庭,则篆香共孤光相映。香雾能隔市井喧阗,清烟可滤俗世营营。此非独鼻观之娱,实乃心斋之境也。

昔者屈子纫秋兰,陶公采菊东篱。周子爱莲,取其出淤不染;范公焚膏,惟求继晷穷年。古之贤者,莫不以香喻德,以德养馨。故明德惟馨,载在尚书典谟;修身如兰,永铸君子心隅。今吾辈沐此遗芳,当思踵武前修,使德馨如沉檀之不朽,令操守若龙麝之弥幽。则华夏文明,自当

香传万代;炎黄血脉,必能芳播五洲!

琴女赋

时维仲秋之暮,余游楚泽之隈。烟波沉碧,荇藻浮金。忽闻泠泠七弦,起于苍葭深处,若幽泉漱玉,孤鹤唳云。乃系舟登岸,循声觅迹。但见修篁千竿摇月,清溪九曲含霜。俄而风定声凝,万籁俱寂,唯余桐韵袅空。

有女端坐溪石,素手抚徽。月为其珮,雾作其绡。远而望之,若姑射仙人饮露;迫而察之,似汉皋神女解珮。翠眉含黛,不假石华之饰;朱唇衔丹,岂需龙血之膏?指动则冰蚕吐绪,腕悬则玉藕分波。其声始作,如昆山玉碎,银瓶乍裂;继而幽咽,似峽珠泣夜,杜宇啼春。一弦一柱,皆合星躔之度;轻抹慢挑,暗契阴阳之变。

余乃心动神摇,解佩欲赠。遂召

望舒御雷车,命丰隆击夔鼓。吴刚斫桂为樽,素娥捣药成醴。湘灵鼓瑟,宓妃起舞。玄螭吐雾成帷,青鸾衔花为毳。百神宴集,万乐齐鸣。然彼姝凝神操缦,目无旁瞬。清辉满襟,浑忘尘世之欢宴;寒星坠指,独守太古之寂寞。曲终人杳,唯见白露沾衣,玄霜满径。

乃知神光离合,终隔云泥;仙凡殊途,永绝觐面。怅然援笔,作歌曰:

彼美人兮水中央,目流光兮月苍苍。

弦凝绝兮夜未尽,魂欲往兮川无梁。

佩陆离兮遗余芬,思缠绵兮结中肠。

形影绝兮音尘灭,幽梦接兮不可长。

举辘轳兮酌寒水,寄愁心兮随去樯。

愿精魄兮化啼鹃,绕幽篁兮鸣千霜。

《周口日报》的爱与我同在

黄文通

1991年我师范毕业,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。我自诩文艺青年,学富五车,吹着口哨唱着歌。我写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消息,沉舟侧畔千帆过,从来没有发表过。我心里空落落、哇哇凉,怀疑走错了路、人错了行。一度颓废,几度沉沦。

几番周折,我怀揣一篇《马蜂螫学生 教师勇除之》的小文到周口日报社,一猛子扎到总编辑办公室,惴惴不安地递给他。他打量我几眼,看了一下稿件,说:“去二楼找平奇!”见了平奇,他握了我的手,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很有温度。“稿子放这里吧!我看看!”他对我说,然后送我出门。我坐在报社大门口路边树下,望着七一路上人来人往,怅然若失。突然一只鸟扑棱飞过,鸟屎正好砸在我脸上。我气愤!我沮丧!回头看看黄色的报社大楼,唉,谁知我心忧!

过了两天,同事惊奇地大喊:“黄老师!你的文章上《周口日报》了!”我抓过报纸一看,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发表在社会新闻栏目里。我跑到宿舍,躺在床上。初次见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,听到别人的赞扬,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?经过多少等待?《周口日报》的爱与我同在。

自从文章第一次见报,我便信心满满。春风得意马蹄疾,我用文字来充饥。我一边教学,一边采访写稿,稿件多次在《教育时报》《中国教育报》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。我名声大

噪,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,成了一个励志青年。同年,我被调到县教育局。

成了半个职业新闻人,我没想到,我父亲也没想到。父亲说:“咱祖祖辈辈没干过这行,这是祖坟冒青烟了!”我抬头凝望田野,没有青烟,倒是金色的阳光洒在庄稼上熠熠生辉,有点晃眼。我突然想起初次发表在《周口日报》上的那篇小文,它像一缕青烟,暖暖地划过我的心田。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,好事还在发生。过了一年,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科长打电话问我:“哥们儿,想不想来新闻科?”我很激动,原地蹦了几下,想接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科长带我去见县委书记。书记的办公室里很安静,我低着头,心里挺紧张,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科长说:“领导!那小伙子来了!”书记抬眼看我,突然说:“我好像认识这青年!”我连忙回答:“杨书记,你在报社工作的时候,我给你送过稿!”杨书记沉思半天,对科长说:“就他吧!长得可像个记者!”没过几天,我就去新闻科上班了。

世事缘起缘落,兜兜转转,几十年如白驹过隙,我与《周口日报》的感情至死不渝,是她给了我人生奋斗的信心。无论在他乡还是故土,《周口日报》都在我心中。每当我彷徨不定、心绪不宁之时,《周口日报》都是黑夜里那颗最亮的星,指引我前行!

35 见证·成长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
1990.8.1-2025.8.1